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沙孟海研究委员会
2011
SHAMENGHAIRYANJIU
第八辑

沙孟海研究

浙江逢仙書畫院成立之喜

江山新氣象

沙孟海書九十二

行书江山新气象五字轴 纵九九·五厘米 横三四厘米 一九九一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目 录 CONTENTS

若榴花屋

4 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 文/沙孟海

13 又读《与刘江书》 文/朱关田

兰沙馆印式

20 新安印派简史 文/沙孟海

29 印学研究的一座丰碑

——读沙孟海印学研究论著 文/鲍复兴

沙邨艺谭

40 探索沙孟海先生对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主要贡献及
实证方法 文/方传鑫

46 北涧桥桥额考 文/李本佺

决明馆书翰

52 沙孟海、朱复戡交谊考 文/王大中

60 作品选登

一日千载

70 沙孟海与共产党人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〇周年 文/沙更世

74 我与革命家人及其他革命同志、革命群众的关系

文/沙孟海

简 讯

80 台湾明道大学研究生黄淑卿以沙孟海为题开展毕
业论文研究 文/本刊讯

名誉主编 朱关田

学术顾问 刘 江 章祖安

沈定庵 马世晓

金鉴才 林剑丹

卢乐群 骆恒光

俞建华 李文采

蒋北耿 杨永龙

鲍贤伦 陈振濂

王冬龄 祝遂之

邱振中(特邀) 沙茂世(特邀)

沙更世(特邀) 李立中(特邀)

主 编 赵雁君

副 主 编 钱丁盛

楼建军

戴家妙

方爰龙

执行副主编 姚建杭

编 辑 王义骅

何涤非

陈 峰

张忠良

特约编辑 郑利权

王小红

汪维玲

方树枫

主管单位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主办单位 沙孟海研究委员会

沙孟海书学院

出 版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设计制作 典集文化

编辑部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路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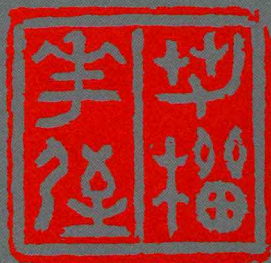
浙江省文联大楼105室

编 310006

话 0571—87981233

邮 箱 smhyjh@163.com

定 价 48.00 元



更亦以易初在若丁純丁
玉趾在會點丁使人清風
傳如法于木某丁即專
者中西冷光鐵圓其社並
止石勒純丁隨食諸先生
壽高景仰經唐之府白
四行社地者梅映拍
雲通風景幽佳集有鏡
畫初丁甲在廟丁堂丑堂金
花本位置新磁象得來
里丁是丁君補丁君天准李
生君在滿堂君也丁將應
其和指悅月之社者自蓋
眾丁其月開社形之
後丁陽法丁家連油程集
皆丁事也即一風見丁以圖
著丁家蓋丁法有有印
和丁丁別初至其主開以
屏角象寫速元時如身
范乳石之象品意意力
而深幽分純丁讀先為
清雅佳物漸派筆丁于
世詩立善有由丁不貴

若

榴

花

屋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

文/沙孟海

先师冯君木先生名开，字君木，原名鸿墀，字阶青，清同治十二年（公历一八七三年一月七日）癸酉十一月十九日出生于浙江旧慈溪县城（今宁波市慈城镇）槐花树门头。光绪十八年二十岁入县学。二十三年丁酉科选拔贡生。朝考二等。依照故事，当得知县任用。当时清政不纲，内忧外患频仍，先生无意仕进，吏部询问时，表示愿就教职。二十六年就任浙江丽水县学训导。一年后，升调宣平县学教谕，辞疾未赴。从此在慈溪、宁波、杭州各地担任

各中学教师，住宁波最久。学问文章，声名日著。北京师范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皆慕先生名，先后邀请他担任中国文学教授，因身多疾病，惮于远行，皆辞未就。广州邀请时，并约我同去，得以照料老先生的生活。结果他未去，只我一人去。先生一九二五年始就上海修能学社社长。上海近便，生活条件较好，社董方面照应特别周到，所以安之若素，迁家僦居。不幸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辛未五月十九日病歿上海老闸桥新唐家弄寓所，年五十九。

甬上自古多经史宿学之士，近代以诗词文学名家者尤多。年辈稍高的曾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随员、南洋公学监督鄞县张让三先生（名美翊，一八五七—一九二四）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溪上诗人三病夫一狂夫歌》，就在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为慈溪籍的先生与应叔申（名启墀，一八七一—一九一四）、陈杞怀（名训正，一八七二—一九四三），洪佛矢（名允祥，一八七四—一九三三）四先生而作。原文云：

『江关独客无于喁，蹉跎足音三病夫。病夫善病诗不病，况有狂夫狂与竞。一灯如萤闪帘角，玦月幽幽鸡喔喔。山中困卧冯君木，楼上苦吟应悔复。九死一生陈天婴，闻鬼夜哭啾啾声。三人战诗与病魔，诗伯睽眄鬼伯逃。斯时佛矢忽大笑，谓汝病呻我狂叫。何当斗酒诗百篇，三病一狂其可疗。倘许中间着寒翁，将来犹入图画中。迷阳却曲伤吾行，老天蹙蹙走且僵。』

以上四先生，笃学洁行，荣于文辞，基本相同。当然，各人性格有不同，年命修短有不同，出处穷达更有不同。应先生早年病瘵先逝，我未见过。遗著有《悔复斋诗集》。冯、陈、洪三先生中年以后皆任职郡城，我有机会得以师事，亲受教诲。冯先生遗著有《回风堂诗文集》、《词集》，陈先生著有《天婴室丛稿》等多种，洪先生著有《悲华经舍文存》、《诗集》。民国初年，各位先生曾一度就郡中后乐

园创办国学社，招收学生，补习经史文学，推陈先生为社长。执教者又有镇海虞含章（辉祖），慈溪冯汲蒙（毓孳），皆一时胜流。张让三先生旅外时多，冯、陈、洪三先生则久处郡中，主持风会。日常交往的文学名家，有鄞县忻绍如（江明）、高云麓（振霄）、张于相（原炜）、童藻孙（第德）、慈溪钱太希（罕）、朱炎复（威明）及冯先生之侄孟顓（贞群），文采风流，辉映一时。藻孙、炎复并且向冯先生执贽列门墙。一九二五年以后，冯先生寓居上海，益多接纳并世名宿。桂林况蕙风（周颐）、吴兴朱彊邨（孝臧）、安吉吴昌硕（俊卿）、长沙程子大（颂万）、杭县徐仲可（珂）数人过从最密。况先生且与先生结为儿女姻家。又有兴化李审言（洋）、南城刘未林（凤起）、新建夏剑丞（敬观）、绍兴任菴叔（菴）亦皆乐与游处。当年的修能学社，无形中成为若干宿学名士会文谈艺的场所。况蕙风《餐樱庖漫笔》、徐仲可《大受堂札记》皆有记述及之。

先生教学，经常谈到『古人以读书为文，今人但以读书为文』。勉励后生要多读书，语重心长。记得一九二二年曾布置长子都良和我阅览仁和谭献的《复堂日记》，并嘱试作注释，一边学习注书，一边得以广泛了解四部要籍，进窥学问渊薮。惭愧的是我们不久分头就业，在工作处所都没有适当的图书设备，对此事浅尝辄止，没有搞下去。辜负父师的教导，至今耿耿。当时文风，全国披靡于桐城

古文。少数作家则服膺江都汪中，喜爱不骈不散的魏晋体。

分道扬镳，或至互相诟病，先生一向推崇江都，与同时王壬秋（闾运）、章太炎（炳麟）倾向略同，但亦不排斥桐城。朋游中如虞含章、张于相、童藻孙皆笃好桐城。经常出所作相观摩。少谈虚神，多重实质。旧时代难得此种好风气。清季诗风，有一批作家厌薄唐音，追踪江西诗派，号『同光体』。吾乡应、陈、冯三先生皆尚宋人，独洪先生偏爱唐调。一九二二年，冯、洪两人论诗不合，曾发生论战，经张让三先生写信劝解始作罢。《回风堂诗集》卷二有《论诗示天婴》绝句十七首（天婴是陈先生别号）及谢张让三诗。学问上的分歧，不影响朋友的交情。两先生此后时有唱和，一直友好到老。记得冯先生五十岁时，洪先生给他信，说在佛典看见『渊思雅才文中王』句子，想集成对联赠友，苦未得对句。冯先生理解是指自己，对我说，用『酒杯诗卷吾家物』七字倒还适宜，但不必提。我也未及请问此七字的出处。这件小事，也可见得两先生交谊的淳厚了。关于诗文的流派与格调等问题，旧时代极讲究，极认真，差一个字不得，今天评价文艺作品，重点不在于此。我忆述这些，或者可以从这一侧面了解老先生在学问上和交游上的雅量，处处关系到风度和品德。

至于有关冯先生诗文作品的评价，如我浅学，何敢妄下雌黄。这里我摘取前辈中两位先生所写总结性的评语。

李审言先生赠冯先生诗云：

『君文不染桐城习，色泽坚光清可挹。廉蔺生气凛然存，李志曹蜍敢平揖。诗篇健笔胸潭潭，洞庭霜桔参余甘。远者既唾吴兰雪，俗好亦屏龚定庵……』（原迹遗失，今录徐珂《大受堂札记》引用的一段）

陈纪怀先生撰《慈溪冯先生述》有一段云：

『先生为学务其大不遗其细，博闻强识如王深宁（按，宋王应麟号深宁居士）。其文章高华峻洁，内耀而外肆，则如汪容父（按，清汪中字）。盖并先生世一时无有当者。诗初宗杜韩（按，指唐杜甫、韩愈），所诣近玉溪（按，唐李商隐号玉溪生）。中年稍稍取法西江（按，指西江诗派）。晚更离乱，声华益刊落，每有谣咏，必千灌百辟融冶情性而出之。尝曰：『作诗当于无味处得味，无材处见材』。顾今世畴知之哉。』

冯、陈两先生是四十年旧交。陈先生晚年出仕，历任浙江省政府常委、民政厅长、杭州市长、浙江省参议会议长。冯先生一直隐居市尘，以教学卖文为活。彼此穷达殊途，但气类感通，始终如一。冯先生歿时，陈先生悲痛已极，连赋悼念诗词十七首，又撰行述一篇，诗文集序一篇，题曰《悲回风》，单刊发行。陈先生长先生一岁，行述标题『慈溪冯先生』，加上《悲回风》的专刊，都表示对先生的倾佩与尊敬。

先生生平，虽耽志经史词章，好古敏求，而性情过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正义感，遇事激发，爱憎分明。五四运动时，先生在宁波担任第四师范、效实中学两校教师。痛恨北洋政府卖国行为，奋身投入这一爱国运动。亲自推动师范学生组织起来，取名学生自觉会。又推动效实中学学生组织起来，取名学生自助会。这些学生组织配合全市十一个中等学校成立宁波学生联合会，更联系商界，组成商学联合会。轰轰烈烈，采取反对北洋政府，有效的抵制日货行动。有一次全市学生游行示威，我也在行列中。远远望见一位瘦怯怯的老师手持爱国说帖，带头冲到道尹公署门口，向道尹递说帖。这就是冯先生。效实学生自助会为扩大宣传，还发行中型的周刊，先生亲题刊名，并且按期撰写语体评论和小说剧本，情绪极为高涨。效实同学以袁敦襄、张坤镛、陈训恕、毛起等为骨干，工作做得很多。袁敦襄后被推为全市学生联合会会长，积劳得病，遂以身殉。先生赋《嗟哉袁生行》七古一首，哭之几恸。先生又曾写一篇鼓励爱国志士采取行动诛锄权奸的语体文章（已记不清楚题目），由自助会印成传单，分寄全国各大都市学联会及其他爱国团体。此传单先生家中原有留存，抗日期间沪甬一度沦陷，家人不敢保留，都烧毁了。当年先生的爱国活动，今天已少人知道。——我写到这里，与陈叔谅（训慈）谈及，叔谅检出当年旧历四月廿五日纪怀先生致从弟布雷（训恩）

的家书给我看，有一段说：

『自杭归乡，适遇青岛风潮，甬学生抵制日货甚厉害，近各公司船已停装日货矣。每日露天演说十数处，不无激烈举动。峻明、贞柯等亦极热心、君木更加发狂。现拟由十一中等学校出名组一商学联合会，定初一日开会。……』

此是纪老亲笔信，节录之，可作为本文的见证。叔谅是纪老从弟，布雷胞弟。信中提及峻明是第四师范学监陈因，贞柯是效实中学教师董世楨。

先生生前对共产主义运动是不了解的。当他在世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国民党破坏的时期，谣传纷纭，或由于辗转传说，越传越差；或由于反动派恶意造谣，扰乱人心。我们年轻一辈也同样模糊，搞不清楚。如说某处文物被砸烂了，某个学者被打死了。有无其事，什么原因，报纸上也没有真实报道。三人成虎，搞乱整个社会的视听。特别对老一辈知识分子，有些威胁。一九二七年，《回凤堂诗集》卷五载七律一首，曾有『同根煎迫其燃豆』、『踏破三千年重器』等句子。这正是老先生当时沉忧莫解的心情，写入诗篇。证以二十年后大陆解放，中央和地方普遍设置文物管理机构，同时对全国学者名流礼重优待都有具体措施。可惜先生已经看不到了。但先生爱护青年的进步行动仍未稍减。『四·一二』事变后，先生看到我家兄弟

委身革命，弄得全家流离，不得安居。有一次见我四弟

文威（一九四九年后用『史永』姓名），招入自己房间细谈，劝其顾念老亲，及时罢休。四弟回答说：『大批朋友，杀的杀，关的关，我当然应该小心警惕，但不好做逃兵。』先生肃然动容，更无话说。也不曾告知我，自己写入日记，对四弟特笔嘉许。于此见得先生平日处事接物，处处有分析，有正义感，不苟随时俗浮沉。这件事直到七十年代先生长子都良卧病在家，四弟往看，都良才郑重地告知四弟的。

先生身后，门人子弟为纪念老人，成立回风社。每年生日忌日两次集会公祭聚餐，并商议遗著整理出版诸问题。当时约定，为求书品大方，写定样稿后，送请扬州好手史悠定雕版。诗集部分，朱鄮卿（鼎煦）自承独力担任。文集部分，由社友共同负责。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已发稿的都已雕成。但文集五卷的版片放置扬州仙女庙，未及运出。战后得知日兵取版片熬火，已全部毁灭了。诗集已刻成的四卷，版片运藏上海，幸无恙。战后朱君将诗集付印，第五、第六两卷则用油印配补。凡印二百部，装成两册，分赠友好。另外，上海社友推王个簃（贤）负责，交由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别印一部诗文集，共十四卷，后附师母俞夫人《妇学斋遗稿》一卷，合四册。社会上流引的即此本。至于先生词集一卷，朱缙邨先生编入《沧海遗

音集》中，早已雕版行世。

先生交游中数陈杞怀先生相知最稔，白头如新，杞老曾介绍其从妹为先生继配，申以婚姻。从弟布雷早岁即列先生门墙，为回风堂早期弟子。布雷中年出任浙江教育厅长，教育部次长，犹不时存问先生（布雷任蒋介石幕僚长在先生歿后）。先生两子则一直就业报界文艺界，次子宾符和侄冯定皆是中共党员，长孙冯彬、侄孙冯昌伯等数人抗日期间先后潜赴苏北老解放区做革命工作，亦皆是中共党员。冯氏一家在旧社会无一人涉足仕途者，世人归美于先生的教训，虽未尽然，亦或多或少受先生性行的影响。先生歿时，我的挽联云：『陈太丘文为德表，范为士则；郭有道贞不绝俗，隐不违亲。』先生生前喜爱蔡邕的金石文字，我以蔡邕集中所题褒的汉代师儒陈寔与郭泰两人比拟先生，时论赅之。

先生元配俞夫人，生男贞胥，即都良。事见下文。继配陈夫人，无出。再继配李夫人，生男贞用，女贞俞。贞用字仲足，一字宾符，中年以后的写作常自署宾符，遂以字行。贞俞原字叔然，适同县魏友棐。宾符在抗日期间曾被日本宪兵队拘捕讯问，并无一语涉及日常交往的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抗日战争利后由我的三弟文汉介绍加入共产党。后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主任委员。他是国际问题专家，曾任外交部支部支持的世界知识社社长，并

在外交部负责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同时是全国人大代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卒于北京，年五十二岁。宾符的革命事迹，已散见各报刊，我所知道很不全面，本文从略。

冯都良，原名喜孙，后改名贞胥，字须父，题其室名曰都良馆。都良即都梁，香草也。他所有一般性的写作，常自署都良，久之，遂以都良为名。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辛丑六月廿一日出生于慈溪原籍。生母是冯先生元配俞夫人，名因，字季则，亦工诗词。都良童幼时代，由识字、诵习诗歌到诵读《孝经》、《论语》，皆母亲自教。先生在外担任学校教师，夫人在家设塾，招收十几个女学生。夫人后患腹瘤，一九一一年即辛亥革命那年八月，就宁波一家医院动手术，不幸逝世。都良甫十一岁。十四、五岁时，都良写出一篇《先母事略》，有景有情，生动悱恻，老辈皆惊叹，目为神童。可惜此稿已不存。先生重视子弟教育，都良早年在原籍从何条卿先生（其枚）受《孟子》，从故君海先生（良箴）、五仲邕先生（和之）受《左传》。迁居郡城后，就卢澹园先生（芾）受《诗经》、《尚书》、《礼记》，就钱太邠先生受小学，董铁珊先生受英文。先生自任诗词文学。一九一六年进国学社，各位老师中虞含章先生最赏识他，说他文章自然有合桐城义法。后来入效实中学，广泛学习各科基础知识，一九一九年毕业。次年冬，就上海《商报》编辑。《商报》停办后，转入《申

报》。他的前半生自二十岁至四十九岁，一直在报界工作。中间惟于一九二七年应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的聘请，兼任中国文学教授。《商报》停刊时，也曾一度担任上海戊辰通信社社长。建国初期，上海成立新闻图书馆，他担任副馆长。一九五四年，中央宣传部调他赴北京专任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社后改为中华书局北京编辑所，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宣武门寓所逝世，年七十七。

都良自幼绝顶聪明，读书又多，家学渊源，文采斐然。所作《先母事略》，惊动老辈，上文已谈及。另外，我看到他早年所作拟古之文有《书朱渠弥》一篇，全用《左传》笔调，维妙维肖。清初长洲韩荃著《滑疑集》，编列《古貌》若干篇，其中《貌左》几篇，即摹拟左氏笔调，我看不如都良一篇声音色泽更其逼似。我初识都良时，才情道上，风度翩翩。他也有意广泛结交文学界青年朋友。大约一九一九年，他曾发起组织越风社。参加者有定海毛无止（起）、奉化俞次异（亢）、周公延（覃）、孙雁臣（礼诚）、慈溪陈行叔（训恕）、葛夷谷（旸）和鄞县的我。俞次异曾写出《怀越风社诸子》五古若干首，有晋人风规。见他遗存的《太容遗诗》，未刊。一九二〇年暑期，趁效实中学放假日子，都良邀集文学界师友到校避暑，讲习文史。前辈有陈纪怀、张于相两先生，皆住宿校中，指导我们学习。冯先生家住近地，虽不住宿，亦经常莅临，共同研讨。

同辈友人集处者，都良自己外，有徐公起（可燦）、陈行叔、俞次异、葛夷谷和我。钱仲济先生（保杭）与陈布雷先生则短期来住过。纪老有诗纪其事。因校址在城西般吉巷，题曰《般吉集》，编入《天婴室从稿》中。

都良性行耿介，真率刚正，嫉恶如仇，而讷于言辞，不善交际，尤其不乐与政界商界人士往还。自客上海，抗尘走俗，如置身另一世界。十里洋场，更觉落落寡合，尝自号『木强人』，嘱我刻此三字印章，不时铃用。在《商报》工作七年，惟与旧同学胡仲持（学志）游处最相得。《商报》停刊后，亦因仲持关系转入《申报》。两报人事多次变动，都良先后担任编辑、总编辑、主笔等不同名义，一介书生，俯仰周旋于邪正杂处稠人鬻市之间，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时常嗒然自伤。诗词说部之外，惟以饮酒自遣。偶写语体小说，随时发表于报端，积久辑为一集，题曰《怅惘》，出版问世。此集子现无存本，顾名思义，其内容亦可想见。一九二三年，他曾有七绝一首云：

『非无貽玖投琼意，终被风吹雨打回。颠倒裳衣空复尔。从知入世要奇才。』

那时先师尚在，见而悯之，随以积极并教导的立场次原韵，鼓励之：

『男儿入世凭心力，要与艰难战一回，脆骨媚肤徒妮妮，饥寒冷能忍是奇才。』

这就说出在复杂虚伪的旧社会中为人要有宁受饥寒不做软骨头的大道理。两诗皆见《回风堂诗集》卷四。都良对报馆编辑工作是有他的主见的。他认为新闻不应更改事实，也不应夸大事实。因此，对当局的新闻检查一直有反感。他在《申报》时，总想在编辑方面保持《申报》的独特传统。可是那里行得通。时常感到本行工作没有多大意义。

抗日期间，日本海军陆战队派汉奸陈彬和来接管《申报》，都良处境极尴尬。陈彬和原是本报老主笔，且以进步的姿态获得读者欣赏，此时竟卖身投敌，实难相处。陈彬和也素知都良的性格，于是布置他编撰一部《上海租界史》。都良内心大悲，只得毅然辞职，保全民族气节。他家无恒产，老幼七口，全靠工资过活。失业既久，生计更艰难，不得已将家藏《四部丛刊》卖却。长女患肺病，亦因无力就医而早亡。千辛万苦，度过难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派潘公展、陈训念接办《申报》，都良得以复职。但都良在编辑新闻中有意抗拒国民党媚外反共的新闻政策，虽与潘公展是《商报》旧同事，陈训念是亲戚，但最后还是住不下去。好在解放大局已定，潘、陈不久就匆匆逃往台湾了。

冯都良在《申报》的编辑生活中，思想逐渐进步，虽非中共党员，但多与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接触，对新民主革命寄予殷切的希望。他同意长子冯彬潜赴苏北解放区做

革命工作。自己来往的，除先师一手培养提拔的族弟冯定（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之外，第一个交识的地下工作同志是我四弟文威，即史永，当时是共青团员，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又通过胡仲持结识一九三一年就是秘密党员的乃兄胡愈之。胡愈之的政治活动在上海起过重要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他和郑振铎等七人发表反对蒋介石屠杀革命人民的宣言是他起草的，一九三六年五月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郑韬奋等四人联合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也是他起草的。都良久与胡氏兄弟相处，深受影响，思想日益进步。宾符早年随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工作，思想一贯进步，后来发展成中共党员。抗日期间都良处在上海『孤岛』上，更接纳了一批新朋友：如郑森禹、孙冶方（后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守愚（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梅益（后任大百科全书社长）和我的三弟文汉（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后任浙江省长）、三弟妇陈修良（后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都良和他们都是意气相投，相知恨晚。都良自己说，受文汉影响最深。曾有如下一段话：

『……特别是沙文汉常能委婉详尽地同我谈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及列宁和高尔基的故事，一次又一次讲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前景，使我油然而生向往之心。我们当时在孤岛上，等于一群没有国籍的人民。可以

指导我们方向的，只有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即使个人行为，在道义上也有接受党领导的义务。所以我把自己的出路问题提出来回沙文汉商量，以后我的行动就无形中遵循他的意旨与暗示。』（据我摘存的都良一九五六年所写自传的一段）

都良家住上海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拉都坊。由于他结交地下党同志，无形中他的家成为几个地下党员的约晤联系场所。都良喜喝适量的黄酒和啤酒，夫人徐黎如善治肴菜，不时邀约同志们三三两两到他家小酌。为对外隐蔽计，有时打扑克、掷升官图，以为笑乐。我从重庆还南京后，初到上海住襄阳南路永安别业四弟家（此处实际是地下党的秘密机关），后来四弟奉党的指示调南京工作，我为纂修《武陵蒋氏宗谱》，经常往返南京与溪口，路过上海，常住冯家。都良也欢迎我去住。一来老朋友相见无话不谈，二来我的身份也可以对他起些掩护作用。我有时还在他家中约见当时的国民党官员。人家只见冯家好客，长时间来，并未察觉这户人家在政治上的微妙关系。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是都良平生第一次欢天喜地的日子。华东宣传部接收了《申报》，改办《解放日报》。都良以《申报》正义爱国的编者身份得到重用。同年十一月，成立上海新闻图书馆，将过去《申报》、《新闻报》部分编辑人员调配进去，指定马荫良为馆长，冯都

良为副馆长，严独鹤为办公室主任。马当时尚有他职，不到馆，由冯严两人负责。一九五三年三月，我出差到北京。据宾符说，中宣部计划设立古典文学出版社，以王任叔为社长。任叔提出都良和我两人相助为理，已经中宣部会议通过。我因先已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理事，组织上不让我去。都良自以不惯行政工作，愿意去。次年九月，他正式奉调入京。古籍的整理校释，是都良称心适意可以发挥专长的学术性工作，所以这一调动，他极表满意。出版社后改为中华书局北京编辑所，工作如故。他怀铅提槧，一年又一年，乐此不疲，贡献很多。据我所闻，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那部名著大结集，便是他积年累月精心校订的。其余我不详悉。从『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都良本人虽没有直接受到冲击，但在各次运动到所谓『红卫兵扫四旧』和『反走资派』过程中，他的好多亲友特别是日常要好的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如文汉夫妇早被错划为右派，继则王任叔、冯定、孙冶方先后受到错误的学术批判。『文革』初，宾符及郑森禹、唐守愚、我的四弟等，都背上各种反动的名称。文汉、宾符比他年纪少，竟皆先他去世。面对这些事实，他思想上一直搞不通。曾对我的四弟叹息说：『士可杀不可辱啊！』一九六九年，在『备战』的形势下，他被遣散，回到宁波慈城居住约六年。一九七五年因患慢性直肠癌才许他返北京就医。曾到杭州疗养几个月，一九七七年在北京逝世。那时『四人帮』已被打垮，已有若干知交先后得到平反。遗

憾的是他还看不到所有好友完全得到平反昭雪。都良临终前嘱咐家人，不发讣告，不举行遗体告别，不留骨灰，不造墓。家人一一遵办。他平日对自己诗文稿多未保存，手头稍有留稿及五十年的日记，深恐『文革』遗风未尽，计防别人指摘某一句某一事物而被歪曲，统统付之一炬。说他是达人遐举吗？也不全是。可惜！可惜！

冯都良终究是一位有骨气和正义的爱国学者。生平著述既然不自收拾，在我的印象中，中年所作《钟宪鬯先生墓志铭》、《酬知篇呈曼略先生》两篇，情文并茂，格调尤高，今世少此作手。一九七六年杭州疗养时，住一一七医院亲戚家，我常过谈。曾建议检取若干篇精心之作编次为《都良馆文言》，他也首肯。不料身后片纸不留。钟宪鬯名观光，著名植物学家。墓志由钱太希先生书丹，有影印本，或者尚有遗存，待访求。《酬知篇》是赠徐曼略先生者，名韬，诗人，亦回风堂早期弟子，都良的岳丈，著有《句羽室诗存》，未刊。都良的《酬知篇》我处有抄本。——写到这里，我想起唐代文学家樊绍述，素为韩愈所推重，但流传下来的文章只《绛守居园池记》一篇。都良遂成为今之樊绍述乎？思之伤心！虽然如此，我们祖国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来，大搞改革开放，励精图治，走向富强繁荣。都老平昔所盼望的共产主义社会，正在顺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大道前进。都老有知，也可以安慰了。

一九九〇年

又读《与刘江书》

文/朱关田

一九八〇年六月，沙孟海先生在京治病，便中给刘江先生写了一封信，即后之著名的《与刘江书》：

现在我对五位同学学习上想到几点小意见：

一、全国书展评选上注重篆体的正讹，这是对的。古文籀篆变化繁多，我们学习，主要应抓小篆。对小篆的形体结构，必须加一番切实功夫，及早打好基础。我上次建议做《篆诀》注释，或可着手进行……

二、听说全国书展正楷极少，我们对正楷功夫应加重

视。是否各人就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典型作品中选取一二种经常临习，这也是基础。所谓典型作品，应将刻手不佳的碑版除外……

三、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当前书法界主张不一，无所折中，但如启功先生有学问基础，一致推崇，颠扑不破……

四、学问是终身之事。……一方面多看多写，充分了

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博取约守，丰富自己创作的源泉。另一方面还必须及早学会阅读古书能力，查考古书能力……

五、凡百学问，贵在『转益多师』。各位研究学习，第一要虚心……第二要有大志。常言道『抗志希古』（古是指古人的长处），各位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胜过老一辈，还要与古代名家争先后……

这不仅是对我们当时在学的五位书法研究生的具体要求，也体现了沙先生的书法教学思想。五点意见包括字内、字外功夫，如临写篆、楷书，如提升阅读、查考古书能力，如虚心与大志，全是需要历练的书法基本功，它来自传统，又异于传统，如唐代国子监的书科，平常『书法』练习之外，还要主修《石经》《说文》与《字林》，有明令规定『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颀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文林》一年』。《石经》即魏正始年间由诸儒刊定用古文、篆、隶三体书写上石的《五经》，『三体限三年业成』，重在古文，篆、隶即正、草以外非常用性书体的研习与临写，是技巧性的常课，不列入国子监考试范围的，而许慎《说文》、吕忱《字林》则是考试的主要内容，凡二十条，通十八及第。诵习《说文》《字林》，精研文字、声音与训诂，原原本本，盖属文字学课程，

一二年时间未必能深入之，书科生亦未必需要专攻，精而善之，然其形声，尤其形，一字之正讹、通俗，是书写关键之所在，写雅写正，正是首务。文字学作为文化课程，实际上是书科生的主课，是一种学历，同济于国学监其他五科（国子生、太学、四门学、律学与算学），学而优则仕之，同时又是有异于技术官不入流的书手的一种专业知识。

其实，沙先生对文字学的要求已作了很大的改变，只强调小篆，且重在形体、结构，纯在有宜于正确无误地书写文字，把它的声音、训诂留待以后各位的志趣。可惜他所建议的《篆诀》注释，没有很好地进行下去。研习与临写的书体，沙先生要求『充分了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博取约守』者，范围已突破《石经》之古文、篆、隶三体，且《石经》出之拓片，实已不宜作范本，加上地不爱宝，出土良多，印刷术又昌盛进步，影印流布，甲骨、鼎彝、简帛、纸卷与碑志，正草书体，古今书迹，借鉴仿习，既远胜于当年，自然更有利于书写，而其功用，沙先生所谓『丰富自己创作的源泉』，显然不仅在于传统的应用书写。多看多写，诸体并行，在现今渐趋非应用的环境里，正草隶篆已经不是传统的适时而用、各宜其事了，事实上，传统亦多见变通，如篆之婉通、隶之精密、草之流畅、章之检便，互融互惠，相成相辅，其篆笔隶格，或正草相杂，诸书体、诸用笔之错综运用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早演化成多元手

段，『创作』两字，虽借用美术术语，意义却是十分深远的。这是书法的专业学问，自然是包括实践与理论两项的，『多看多写』、『博取约守』固然归于实践，『原委变迁』之『充分了解』，实践中带有理论，有的纯要依靠书本知识，如书体名称所谓隶书、八分、真书、楷书，古今人的理解不尽相同，多见分歧，这是需要通过阅读遂能加之辨析的，因此，书法的专业学问，尤其理论方面的，阅读与查考书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试举一例。米芾的《海岳名言》是一篇历史名作，凡学习书法的都必须阅读的，其二十六条，沙先生已经注释，堪称正详。按《海岳名言》出之后人辑录，非米芾一时一地之作，故其中书家姓名因时不同，前后有别：有全称如欧阳询、颜真卿；有简称如僧虔（王僧虔）、褚、陆、徐峤（褚遂良、陆柬之、徐峤之）；有俗称如老杜（杜甫）、张颠（张旭）；有以字称者如蔡元长、章子厚，元长乃蔡京之字，子厚是章惇之字；更有讳其名而呼之谥如王安石称文公者，若无文史知识焉得详知。又如地名今古沿称如杭州飞来峰，今已更名如金陵幙山现称幕府山，其他职官如门下侍郎、郎官以及经生、书学博士之类，皆属历史知识，得依靠工具书。至于讹误，如九之『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二十二之『文公与杨凝式书』，『与』乃『学』之讹。又如传抄，明显有十六之『生布置』、『书在布置』、『其在布置』

三本文字；隐晦有如二十五之『别为一好索之』，『为』作『有』；十二之『虽有飞动之势也』，夺一『虽』字；十三之『故知百物之状』，衍一『如』字，事归版本，为别一学问，但只要稍作留心，有查考能力，是不难发现的。沙先生提出作为专业书家『除技巧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这是历史现象亦是个人经验，作为专业书家仅有一门学问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世无孤立之学问。古人治史注重才、学、识，作为书家的专业知识，无论研习书写技巧还是论述书史、书体、书评、书法与书家，诸般学问，才、学、识三长是必备功夫，当然书法创作尚须加一『情』字，有才有情，才情相辅乃是真才，既有才情，复加学识，方可成大家，出一人头地，有别于一般书人或古之所谓江湖秀才、市井名士。

再举《海岳名言》为例。其第八条『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徐浩、颜真卿、张旭三位都是唐代大名家，耳熟能详，但具体如何，细究起来问题还是不少，如徐浩为鲁公辟客，鲁公守平原时固有徐浩为其抗叛义军之将士，然其浩为讹字，本作皓，『白』字旁非『水』字旁，米芾误涉。又如徐浩、鲁公相传并为张旭弟子，浩传世有《书论》，鲁公亦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主张大小一伦，这是